

# 「司徒雷登日記」讀後記

沈劍虹

拙文「憶燕大與司徒校務長」脫稿寄出後，才看到燕大香港校友會編印的「燕大校友通訊」裡面一段消息說：「司徒雷登日記」已由校友陳禮頌先生譯成中文，經香港文史出版社代理。當即去函洽購，不數日即蒙陳同學惠贈一冊，真有如獲至寶之感。

「司徒雷登日記」全書共一百廿頁，封面印有司徒先生的遺像，書名前冠以「美國調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後」十二個字，此外並特別註明此書由「陳禮頌譯、傅涇波校訂，美國華府傅氏印行，香港文史出版社代理」等字樣。司徒先生的日記能够譯出發行，其中關鍵人物是燕大早期校友傅涇波先生，我在前述拙文中曾經說他同司徒先生「雖誼屬師生，却情同父子」，司徒先生於一九四九年底前病倒後，直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逝世，前後共十二、三年之久，全虧得有傅先生全家照拂直至送終為止。司徒先生的日記，想必在那時候連同其他關鍵資料，一併留給傅先生處理。

傅先生在「司徒雷登日記」序言裡有以下一段話：「將近二十年了，燕京大學的校友和朋友

們都要求過我，把司徒雷登博士的日記設法出版，直到現在我都有所猶豫，因為司徒博士的日記是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的。這日記反映出他在這一段重要時期的思想和態度，同時也有除去某些人一向對他誤解的作用。」

據傅先生在序言裡說，司徒先生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在北平遭日本人拘禁，「剛由監禁獲釋，便希望開始寫日記……關於他一九四六年七月受任為駐華大使任務的安排愈見急切，往後幾年他在中美關係上也畢竟起過重要的作用，他的日記便是他當時的活動與態度，和在那段多事的歲月裡所接觸過的各方人物的一些公正而又可靠的紀錄，因為他很少有閒暇的時間，所以日記也就難免會殘缺不全的了，幸虧在朋友們和同事們的慫恿之下，司徒博士終於把一九四九年這段重要年代裡所發生的事，寫成了一套相當完整的日記。」換言之，這段日記是事後追記或補記的。

一九四九年美國調停國共爭持已告失敗，在中國大陸上發生了的重要事，我在前述拙文中會有以下一段扼要的敘述：「一九四九年蔣公下野，

李宗仁代理總統，和談失敗後，我政府決定遷往廣州，外交部通知外交團採取配合行動，美國大使館祇派了一名參事級的官員隨同南下，司徒大使却留在南京不走，在共軍大舉渡江前，他接獲國務院電報訓令他回國述職，但未限定時間，要他等候進一步的指示，或是他本人認為必要時才動身。司徒大使却決定在南京繼續停留，以便觀察中共的意向，並給中共與他接觸討論對美國關係的機會。」這項停留在南京不走的決定，平心而論，司徒先生不得不負責的，而傅先生在序言裡說，此項日記的發表，「同時也有除去某些人一向對他誤解的作用」，大體上亦係指此事而言。

司徒先生雖通曉中文，他的日記諒必是用英文寫的，在核對原文之前，無法斷言傅先生在前請陳禮頌同學逐譯之前，有無「刪」或「改」，僅是「刪」去若干不重要的記載尚無關宏旨，若有「改」筆，則可能導致有欠忠實之譏，至於譯筆則極為流暢，陳同學經傅先生一再敦促，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實在可欽可佩。因為誠如傅先生在序言內所說的：「司徒博士的日記是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的。」

這本日記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司徒大使從日本監獄內獲釋後，由傅先生陪同搭乘美國軍用運輸機離開北平起，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六日止，前後共計四年另六個月上下，其中除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底，祇佔了二十頁，其餘的一百頁，記的都係一九四九年內的事，從此可以了解傅先生在遲至一九四四年二月才發表「司徒雷登日記」的着眼點在什麼地方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校務長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在他畢生事業上是一大轉變，但他在日記裡，無隻字談到他內心的反應，僅淡淡的留下如后的紀錄：「馬歇爾將軍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已談到舉薦我為駐華大使的事，杜魯門總統於同月十日向參議院提名，十二日得獲批准，七月十五日抵南京履新，二十日往牯嶺向蔣介石遞國書，廿七日二次上牯嶺，患病，八月四日謁見蔣介石，八月五日回南京，該晚往見周恩來。」衡諸常情，此項缺失，實難理解，是否經過傅先生刪改，祇有待將來核對原文才能明白了。

一九四九年元月中共軍隊已直逼南京，蔣公不久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表示願意與中共舉行和談，同時政府準備南遷廣州，並通知外交團採取配合行動。「司徒雷登日記」於元月十二日，有如下的記載：「英國大使到訪，承告知倫敦方面勸告且別遷往廣州。」同月十七日又有下面一段紀錄：「加拿大、英國、印度等國大使已分別接到他們首都傳來的信息說中國政府將南遷廣州，中國方面希望通知各國大使也一同南遷，可是華府方面還沒有信息到來，別的使節團也

沒有接到。」同月十八日，「把國府外交部計劃通知外交團體南遷廣州的訊息呈報國務院。」同月十九日：「北大西洋集團列國使節開會，大家都贊同遷往廣州，除非已有相當徵象和政府真的南遷，至於政府政策的改變，可能成爲無關重要的了。」迄此刻為止，司徒大使對於是否隨同我政府南遷廣州的事似乎尚無定見。

同年同月廿一日「司徒雷登日記」關於總統蔣公下野回奉化溪口老家事說：「決定不勸國務院發出宣言，也不把消息寄給李宗仁，我所以要做這樣做，爲的是要避免捲入中國內部政治問題及蘇聯的問題。」（沒有說明蘇聯什麼問題）但同月廿二日有下面的一段話：「據不正確報告稱，蘇聯大使羅斯金已離南京赴莫斯科，又稱他所帶的公約草稿已得李宗仁認可：（一）嚴守世界大戰時的中立地位（二）儘可能消除美國的勢力（三）永遠跟蘇聯合作。李宗仁要求美國發表支持他的公開聲明，幫助他避開蘇聯，我們却勸國務院別說什麼。」

同月廿四日：「共軍第六、七縱隊離浦口只有十英里。」

同月廿七日「司徒雷登日記」有下面一段記載：「北大西洋集團上午十一點鐘開會，下午五點半在我家再繼續開會，我當衆宣佈來自華府的音信和關於給我的命令，克拉克（使館參事）他們準備往廣州，我却暫時留在此地，希望所有北大西洋列國也像我這樣做法。」司徒大使沒有說明國務院給他的命令詳細內容，似乎同意他暫時留在南京，至於他「希望所有北大西洋列國也像我（司徒大使自稱）這樣做法（亦即暫留在南京）」

是否係奉國務院指示，或是他自己的意見，則不得而知。

在這段局勢緊張時期內，司徒大使同英國大使來往得特別勤，似乎很受他的影響。他在二月三日記下了下面一段話：「英國大使到訪，大家檢討當前的局勢，足足超過了一個鐘頭，雙方意見大致相同。」同月十日，又有如下記載：「英國大使來訪。」二月十六日項下：「北大西洋集團國家使節，在南京法國大使住宅開會，商談一旦共產黨到達南京，各國大使應該怎樣應付的問題，結果大家都同意不南遷廣州，暫留南京，不過在滯留期間情況萬一反乎常態，則隨時準備返回各該國的首都等候諮詢。」在這項紀錄裡司徒大使雖然沒有明言他曾否參加這次會議。但看日記上下文，他是參加了的。

二月廿五日司徒大使在日記裡有如下一段記載：「伊朗大使勸告遷往廣州，並謂該國駐穗代表已有人返南京。」

三月十四日：「北大西洋集團諸國使節開會，論及各國駐廣州的代表應否召回的問題，決議再稍候，仍以少更改爲宜。」

三月十六日：「英國大使到訪，彼立言英聯邦和美國應該一起工作，促使我們雙方的商人與駐華北的領事館大家合作起來。」

三月廿一日：「到訪的客人有好幾位，主要都是些商談關於向美舉借債款，或求挽救貨幣的美援一類的話，此項問題可真令人陷於左右爲難的嚴重困境：（一）給國府新的援助，會激怒中共，勢必損失和平談判。此外關於國府的兵力以及是

否值得這樣做等問題，令人頗費思量，但是，(一)如果不予以援助，勢必可意味及國府的及早坍塌，同時把整個中國開放給中共。」

三月廿二日：「在美大使館跟英國大使長談，大家談而復談。」

四月四日：「如果南京失陷，我應該怎樣做才好呢？看情形到時各國使節都會跟隨美國走的。」

四月五日：「往訪英國大使，談及外交團體到底遷往廣州與否的問題。」

四月六日：「赴北大西洋列國使節團會議，向大家報告消息，這次會議旨在討論一旦共軍渡江我們將如何對付？我們大家應該怎樣做？這已成爲一項嚴重的問題，列國都表示跟隨我們。」

四月七日：「對於我的南遷廣州的事，正草擬報告中。」

四月八日：「原本計劃好上午離南京赴杭州，可是終於因爲中共的最後通牒而打消原意。——傳溼波對我的備忘錄爭論甚烈，表示反對遷往廣州，鍾士(大使館高級館員)也持同樣的意見。」

四月十一日：「克拉克(大使館派往廣州的參事)、鍾士和我整天爭論我的南移的意見。英國大使午後來，也討論同樣的問題，最後把大家一致的意見分列爲三項目呈報國務院：(一)南遷廣州是我最強烈反對的，(二)逗留南京靜觀其變才是我所喜歡的，(三)爲規避後果唯有聽候華府召回以備諮詢。」

四月十三日：「接到國務院復大使館做出決定的信，批准逗留南京的前一項意見，使我感覺

很高興。」

四月十八日：「李宗仁請溼波勸我往廣州……他並列舉許多理由表示爲什麼我應該領導外交使節團往廣州。」同月同日又有下面一段記載：「與英國大使史提文遜忽而乘車忽而漫步郊原。」

四月廿二日：「十一點鐘，外交使節團開會討論關於遷往廣州的事，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南遷，並且都以美國馬首是瞻，同時對英國方面的遭遇(係指英國艦隊提斯脫號軍艦早數日在南京江面被中共砲轟擊沉，傷亡慘重的事而言)都深表同情。」

四月廿三日：「中共軍隊昨晚佔取下關……劫掠事件到處發生。國務院發來無線電報，要我等候中共政權建立停當之後返回華府一趟。」

四月廿五日：「在新秩序底下的第一天早上，剛六點四十五分鐘，中共士兵打開我房門，把我喚醒。我問他們要做什麼？其中一個態度倨傲，只聽見他喃喃自語，後來我跳下床，他們全部轉回來，約有十二個人，他們的發言人說：「只是周圍看看，尋開心，沒有危險的。」」

四月廿九日：「國務院命令向北平及南京中共方面同時提出抗議。」

五月四日：「英國大使史提文遜及法國大使麥里厄到訪，談到事實上對中共的承認，以及大家聯合行動等類的問題。」

此後日記內記載的多與司徒大使及館員們準備離開南京，中共規定需要保人等問題，中共派往南京處理外交事務的黃華原係燕大學生，當年

曾受司徒先生的庇護，所以他老人家滿以爲今番必定特別客氣，豈知黃華對他忘却前恩大打官腔，使得司徒大使極爲失望。

六月下旬司徒大使從北平方面獲得消息，毛澤東宣稱：關於他(司徒大使)打算前往北平的事，「我會被作爲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按：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被中共扣留的事件已經發生)。

六月廿九日：「向國務院請示是否同意我北平之行(且可能是廣州之行)的理由。」七月二日：「國務院回復訓示勿去北平。」

七月十四日：「國務院訓令我赴廣州，這樣做法顯出步調非常混亂，由於跟蔣介石的到達巧合而更令人激怒的事，理應再把這件事請示國務院。」

七月十八日：「發出一封強有力的信給國務院，表示反對往廣州，可能這麼一來，長時間的拖延便足以解決問題了。」

七月廿日：「關於我離華的稽延，國務院已於十八日向毛澤東提出抗議……所令人迷惑不解的即是毛氏爲什麼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才作出答復呢？於是我考慮再給國務院發出一封具勸告性的信，提議往北平一行並親自往見毛澤東他們。」

七月廿五日：「國務院復示稱，問題(按：係指司徒大使及館員離華保證手續)既是這麼重要，便必須更進一步地考慮清楚。另一件消息是『白皮書』將延緩至八月二日才公佈，我便應該在該日期之前離中國。」

司徒大使終於在八月二日上午七點四十五分

，搭乘美國軍機飛離南京，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抵達沖繩島，稍停後繼續飛行經檀香山而華府，就此實際上結束他短暫而艱苦的大使生涯。

細閱司徒先生的日記，當國共最後一次和談已告失敗，中共軍隊直逼南京，我政府決定南遷廣州時，長江以南地區尚在我政府實力控制之下，司徒大使未能顧及中美間長期友誼，主張一旦共軍渡江時暫留南京觀變，同時給中共同他接觸的機會，由於此項決定而發生的一切後果，司徒大使難辭其咎，末期國務院訓令他前往廣州，他表示反對，最後他請示前往北平以便親與毛澤東、周恩來辦理交涉，遭國務院駁復不准，他搭機離開南京時內心的痛苦不難想像，而五十年從事教育工作的清譽，因一任大使判斷錯誤而遭污點，今雖事隔卅餘載，言下仍不勝嘆惜之至。

陳禮頌同學在「譯後餘瀝」裡說：「一九八〇年初，接獲波公（按：指傅涇波先生）惠寄司徒師日記的原文刊本，年底復承不棄，囑將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期內的日記譯為語體文，希望能藉此將司徒師奉命為美國駐華大使，擔當起調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後後的經過事實公之於世。……司徒師這套日記內容又是如此饒具歷史價值的，譯得好的話固然可以引起世人的矚目，再進而對司徒師予以諒解，可是譯得糟的話，却只有造成更壞的影響。」事實上，陳同學的過慮是多餘的，因為一切事情司徒大使在日記裡都說得很詳細、很坦白，任何人看了這一本「不可多得的、最具歷史價值的第一手史料」之後，會自己下判斷，自己作結論的。

## 編輯報告

編者

△我國著名的職業外交家黃天邁先生交遊遍天下，以他接觸面之廣泛，觀察力之敏銳，見微知著，鞭辟入裏，黃先生為本誌撰寫長篇連載：「浪跡天涯憶舊遊」，自本期開始逐期刊出，在生動翔實憶述中，描繪當代知名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必將為最精彩的篇章。

△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我國電影紅星阮玲玉，當年聲名之盛，豔名之噪，一時無兩，尤其以她綺年玉貌，竟然厭世自殺，蔚為轟動京滬，騰傳多年的重大銀色新聞，箇中珍聞秘笈，格於當事人在世多所隱諱，令人如墜五里霧中，事隔半個世紀，方始由作家莫珍莉搜集史料秘聞，在本誌作揭發式的全貌報導。五十年前往事，至今讀來，尤其具有新聞性。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一生事迹波譎詭秘，光怪陸離，稱得上是當代奇人之最，王覺源教授所撰的「馮玉祥新傳」，詳徵史料，一一參證，應該是當代最新，同時也是最完整的一篇馮氏傳記，具有極高的可讀性。

△我國名畫家徐悲鴻，堪稱一代畫宗，他和蔣碧微女士一段生死戀，曾在本誌連載多時，頗獲讀者激賞。今由徐悲鴻高足吳承視教授撰寫「感懷徐悲鴻老師」，以使中外讀者欣見徐教授的另一面，藝壇典故，精彩百出，能使大畫家徐悲鴻的風貌，活脫躍然紙上。

△僑政專家梁子衡教授的「僑務叢談」，越寫越見精彩，「三把刀闖天下」描繪萬千僑胞的勤勞節儉、奮鬥史實，文字生動活潑，讀來如見其人，是歷史典故、是寫實報導，同時也是鼓勵青年人立志向上的好文章。

△本誌三月號第238期131頁照片①係越南國會訪問團訪美時與艾森豪總統合影。前排左為越南國會主席張永禮。中為國會女議員阮文壽夫人寶琳（Pauline）。阮文壽曾任教育部部長，寶琳與本誌作家黃天邁大使的千金是在美國大學同學，為黃天邁夫婦之義女。特此補正。

△本期稿擠又兼排校不及，李郁塘「堯樂博士傳之三十四」、王立哉「九十憶往之三」以及蔣君章教授、曹志源博士、陳嘉驥先生等的大作均延至下期刊登，敬請讀者期待。